

苏青 —— 等著

有一天， 他们老了



有一天， 他们老了

苏青

——
等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
睡意沉沉，倦坐在炉边，
取下这本书来，慢慢读着，
追忆当年。

——叶芝（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序言 岁月神偷

我念初二的时候，爷爷去世了。

那是我第一次经历亲人离开，内心惶惶不可终日，忍不住去想：“身边的亲人，谁会第二个离开的？”

25岁那年，第二个离开我的亲人，是我的父亲。

慢慢地，我开始懂得“人世事，几完缺”，也懂得了“几番离恨繁霜鬓，最须珍重眼前人”。

我的发小J，是个白富美，她家就是“有皇位要继承”的那种，她爸一直对没有儿子这件事耿耿于怀。等到J大学毕业，J爸和J妈离了婚，找了一个比J还小的妹子，誓要生个儿子。

J对她爸的选择恨之入骨，甚至登报声明，与J爸断绝父女关系，再无瓜葛。

J爸几番努力，都无法挽回女儿愤怒的心。

其实J爸也不是那么不可饶恕，他净身出的户，后又在J妈突患重病的时候鞍前马后，照顾周全……但J始终不肯原谅，结婚都未曾邀请他。

几年后，J爸突然没了，心梗。

此后我常常在半夜接到J的电话，没有絮絮叨叨，只有偶尔的低泣和寥寥的感叹：“为什么这么突然……他其实一直对我很好……”

后悔？但晚了。

我们总想着山高水远，岁月悠长。

却不知，岁月这个神偷，在不知不觉间偷走了你的情感、你的回忆，甚至偷走了你最珍惜的人。

有些人坐飞机就能见到，有些人要坐时光机才可以见到。到那时才来悔不当初？何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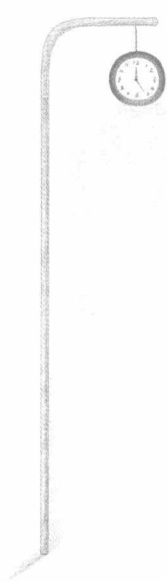
多陪陪自己的亲人长辈，也多理解一下他们的想法和行为。

流年不负，时光不悔。

你没有那么忙，岁月也没你想得那么长。

李桥

2019·元旦



目录 CONTENTS

(蒋蓝) 指缝里的白烟.....	001
(张莹) 辣椒老头.....	015
(月关) 当您老了.....	026
(苏青) 他与月光为邻.....	037
(巴陵) 细姑	045
 (张其姝) 外婆菜.....	 056
(杨玏) 老杨的那碗炸酱面	065
(大为) 河边那老头.....	075
(一沙) 幸福的秘密.....	085
(嘎玛丹增) 酒鬼身份.....	095

(欧阳慧) 与家人的两三事	109
(白云蕊) 母亲的长寿面	122
(百合) 奶奶在, 过大年	130
(杨今生) 笑子	136
(刁凌飞) 家有学霸	146
(欧阳锡川) 父亲的背脊	153
(我的读书小马甲) 家还在	162
(朱丹红) 大孩子	172
(牛放) 母爱, 一直在那里	182
(席音) 年轮	196
(刘瑞明) 背后的阳光	208



指缝里的白烟

蒋蓝（诗人，散文家。朱自清散文奖及人民文学奖得主。

作品有《豹典》《媚骨之书》《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等。）

2006年9月8日0点54分，父亲在间隔了大约10秒钟后，
伴随喉咙里持续的异响，他吐了一口长气。

我闻到一种突然而来的梨子味道。

此时，那些系缚在他身体上的十几根管道仍在尽力工作，
监视仪显示他的心跳还有每分钟50次，但，父亲已经不呼吸了。

此时，他的眼睛灰蒙而发亮，就像从蒙尘的玻璃罩后透

出的烛火。由于呼吸极度困难，他的假牙早被取出，嘴巴阔大而空洞，手掌全是黏腻的冷汗。

一个小时前，那支从他胳膊下取出的温度计放在小桌上，我记得它已经上不了最低刻度，大约只有 34℃。

我松开了手，由于紧张，我把父亲发肿的手背捏出了几道印痕。

我起身关闭所有开关，包括那运转了 8 天的空调，推开窗户，入秋的第一场雨下得惊心动魄。

几个朋友和亲属在为父亲沐浴、更衣。

我把父亲扶起来，他太软了，棱起的肋骨压着我的脸。他的眼睛一直看着一个无从洞悉的所在，恒定的烛火似乎源源不绝。

由于来自三秦大地的华贵寿衣尺寸略小，而且有七件之多，反复几次，终于为父亲穿戴整齐，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穿上庄重的唐装，像个陌生而遥远的古人。

看来，唐装对一些人来讲，毕生就只穿这么一次。而且，暗红色的绫罗绸缎并不适合父亲，一是在于他质朴的性情，

其二在于，父亲实在太瘦了，如今浑身浮肿，宛如被形容词武装起来的土豪，显得夸张。

我试图合拢父亲的嘴巴，抚平他的眼帘。

这个工作持续了大约20分钟，但他的眼睛仍然闭合不好，总有一丝光流泻而出。

我拍摄了几十张照片，这是远在加拿大的姐姐的一再嘱咐，我必须让她看到眼前的每一个细节。

没有医生来打扰了，他们收走了所有设备和装满各种液体的瓶子，只剩父亲和我，以及窗外逐渐平息的雨声。

我想抽烟，母亲说“你就不要抽了吧”。

我点上烟，突然觉得体内有一股大热，冲得我险些倒地，但我稳住了，一口一口把烟抽完。

我发现父亲的头发乱糟糟的，又给他梳头。

他的头发一直泡在冷汗里，仍没有干。

殡仪馆来的是一人一车，带来一张铝皮钉制的小担架。意思很清楚，装运均由家属完成。

大家张罗着，按本地民俗，我不能直接去抬担架。我把

父亲抱起来，他最多只有 60 斤。在把父亲放进殡丧车的专用铁皮箱时，雨点落在父亲的颧骨上，他眯缝着的眼帘仍然泄着光，比雨点要亮。

我发动汽车，打开远光灯，跟住殡丧车。

路线是过解放桥，走汇东大道。

这一带，是父亲经常散步的地方。他相信生命在于运动，骑了 40 年自行车，退休后每天散步的距离多在 4 公里左右。

现在，他走在同一条路上。斜划的雨滴在路灯下显得异常安静，又被迅疾的车头切开，发出清脆的裂声。

到达殡仪馆的登记处，四周只有雨声。

汽车刚一停住，房檐下突然亮起了几盏昏暗的灯，将这座仿古建筑勾勒出来。几个戴着巨大白手套的人，从不同的房子里朝我走来。

眼睛逐渐适应了环境，我才发现这些建筑，类似老式会议室，房间高敞，尽管用了很多塑料花做装饰，但仍然掩饰不住那些泥灰涂抹的天花板上，出现的龟裂细纹。

作为全市唯一的市级殡仪馆，体制的力量并不仅仅体现

在塑料花和墙壁的“操作指南”上，在那张足有一丈开阔的办公桌后面，一个睡眼惺忪的小姐打着呵欠。

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靠在我肩膀后，向我挥舞巨大的帆布手套：“啊，啊，我想告诉你，尸体可以停放到豪华厅、高档厅，当然了，低档的小厅也可以。”听上去类似卡拉OK的领班在为客人悉心安排。“至于普通的？有倒是的啊！但那是停放无名尸体的大冰柜，那些多半是放了几年的尸体！”

他的目光从镜框漫溢出来，刚好与暗淡的路灯相接，使他的镜片上出现了罕见的彩虹。然后，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信心十足，等待我顺着他铺就的台阶，一步步往下走。

他的嘴里吐出的道道气浪，在潮湿的空气中划出了一条爬行的白汽。

我闻到了一股梨子的味道。

我直接走到了那张夸张的办公桌前，看到侧墙上，挂着一排工作人员的标准照，这个眼镜是停尸组的组长，难怪他那么负责。

打呵欠的小姐递给我一块黑色的小木牌，让我写死者的名字。

父亲的名字里，有一个“昶”字，眼镜和小姐都不认识，眼镜大声对小姐说，就是“一个永一个日”。

小姐把头埋到一个账本里，不断问年龄出生日期死亡时间之类，我只好看着她。因为我已经把父亲的身份证给她了，不知道她是不识字呢，还是要核实我的记忆。

她又问：“死者有几个子女？”我不明白她的意思，她抬起头，笑了，充满了深情：“啊，是这样，几个子女就摆几个花圈，豪华的 200 元一个！”

那几个戴巨大白手套的人散在我四周，没有一个抽烟，也没有一个说话。他们等待着下一步的事情。

我点上了烟，看见一个留小胡子的矮个子褪下了手套，变戏法似的拿出一个化妆盒，开始给父亲化妆。

刮胡须的声音很轻微，但在空荡荡的屋子里仍然显得刺激。

他竟然拿出粉饼，给父亲涂脂抹粉了。我让他停下来，

将所做的事情重做一遍，为了对得起300元化妆费，他很听话。

接下来，父亲被安放到塑料蜡烛、塑料植被、纸花环绕的玻璃匣子中，他的眼帘仍是那个样子，让我心惊。

我拒绝了那些永恒的花圈，它们已经褪色，仅仅换个名字就可以贴上去的花圈，已经被无数的死者领受过了。

走了出来，坚硬的雨点打在额头上，啪啪乱响。耳朵一直在耳鸣，我8天没有休息了。

突然，我又闻到了梨子的味道……

3天后的早晨出殡，仍是大雨。

我来到这个叫“尘梦”的停尸间，打开玻璃匣子，父亲早被冻硬，奇怪的是，虽早已经过细致梳洗，却发现他的几缕头发仍然粘在脸颊上，就像他出去散步，回家后疲倦地躺在床上。

我立即清理了那些乱窜的头发，把写好的一张字条，放到父亲手心。

根据父亲的愿望，不开追悼会，只举行告别仪式。父亲的遗像，是1969年他39岁时拍摄的一张三寸头像放大而成。

在原相片的背面，竟然留有我几岁时写的两行钢笔字，歪歪扭扭：“我的好爸爸，我错了，请你不要这样！”

我已经理不出头绪了，估计是做错了什么事，怕父亲责备，在他上班后，就对着他的照片承认错误，写检讨。

隔一层纸，父亲站立在另一面，不知道他是否原谅了我。他能够辨认我蚯蚓一般的字迹吗？我的两行字，就能让他在纸面微笑吗？

他的那双手，曾把我高举起来，我看到了更远的地方。他教我游泳，在河心，我就站在他肩头练习跳水。我踩住他的胯骨，踩住他的肋骨，踩住他的锁骨，才能站上去，但我突然滑倒了。

我大口呛水，父亲一把将我从水底捞起来……

亲友们在焚烧花圈、挽联，少数人在嘤嘤哭泣。

由于湿度很大，粗大的香烛在细雨里释放出的浓烟密集而精怪，像亮墨一样在宣纸间漫漶。

火化炉有两种，我选的是燃烧温度更高的欧式炉。

把父亲放到传送带上，我看到了他手里的那个字条，被

通风道里的强风越吹越长，险些被带走，那些绫罗绸缎翅膀一般打开。

铁门切下来，里面传出轰隆隆的声音。

那根烟囱开始冒黑烟，逐渐转淡，白烟在水汽中摆出造型，难以散尽。

父亲毕业于民国政府设立于四川灌县的空军幼年学校，父亲为第五期学员，学号 1411。

这是当时中国唯一的“空幼校”，他差不多读了 10 年，他的梦一直在天上。

记得父亲在一个回忆片断里写到过，空军幼年学校是 1939 年国民政府在都江堰蒲阳镇成立的，主要为抗战培养空军预备人才。学校仿苏美空军预校模式，招收小学毕业或初中肄业的学生，1939 年至 1945 年在灌县蒲阳镇招收的学生共 6 期，约 2000 人。

但好像父亲从没有与同学联系过，也许，时过境迁，就淡了。

今年初父亲来成都治病时，我希望他身体好转一些，便

开车送他去蒲阳镇、簇桥（另一校址）看看。

令我揪心的是，这个如此平凡的愿望，我竟没有为他实现！

现在，父亲可以动身了。

40 分钟后，传送带启动，那个耐火材料铸成的床回来了，在我的跟前停稳，所有声音立即消失了。

我看到了父亲，他已经沉到几十个耐火砖头下的沟槽里，只有大臂骨大体完整，其余部分，均已经散乱了。

我历来相信最坚硬的头骨，竟然碎裂得不成样子，估计是骨质疏松所致。

一个戴口罩的人出现了，他沉闷的声音就像是来自烟火风道：“骨灰你们就自己拣，因为你们没有买我们的骨灰盒。”

我突然觉得很高兴。

自拣骨灰据说是最“人性化的方式”，没料到，却以“没有买我们的骨灰盒”这样一个廉价的理由，就让我免费获得了“人性”的体验。